

抗蒙名将

曹友闻



阔端塑像。(资料图片)

壹

曹友闻葬在哪里？

《宋史·曹友闻传》中没有提及曹友闻葬于何处，《昭忠录》中只说了蒙军在战场上搜索3天，找到了曹友闻的遗体，但没说安葬的事宜。汪世显祭祀曹友闻，已是第二年夏天的事情了。

清朝著名诗人、学者、浙西词派中坚人物厉鹗编撰的《宋诗纪事》中，收录了一首诗《曹将军》，作者叫安如山。

安如山，字汝止，汉州人，文武双全，擅长剑术，能左右开弓射箭，而且饱读经史百家之书。端平元年（1234年），曹友闻听说安如山的声名，征召他为掌书记，被拒绝了。曹友闻战死后，安如山前往其战死的地方，收殮遗骨，安葬在曹友闻先祖的墓地旁边。然后，安如山“东下，老于会稽”。

从这个记载可以得知，曹友闻被安如山归葬在了今甘肃徽县栗川镇的曹氏家族墓地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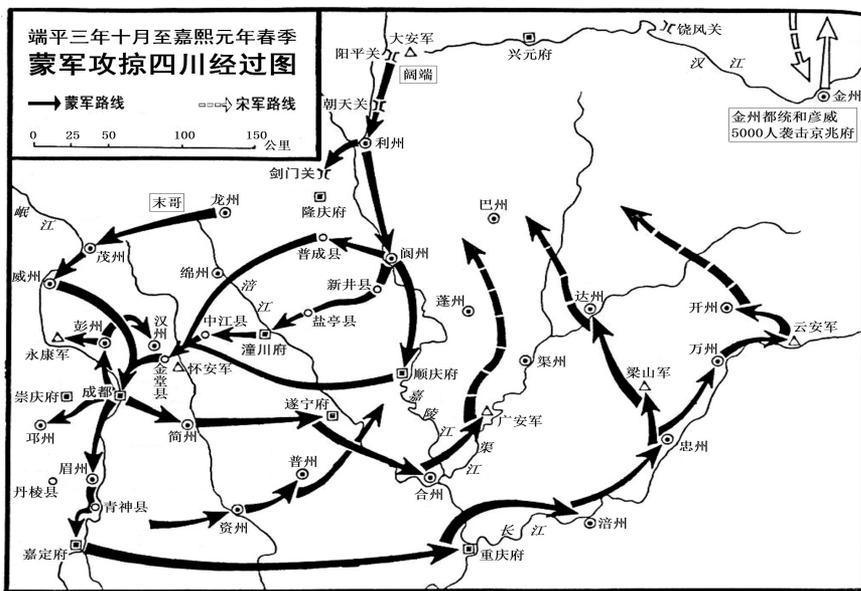
与之相印证的是，徽县县志办退休干部李深云曾在1958年去过当时叫栗川公社的栗川镇，在杜公村元官峡南侧附近一座叫鸡冠隘的山上，看到一个土堆墓前立着一块两米多高的墓碑，上面刻着“宋太中大夫毅节公曹友闻之墓”。

1959年，李深云再去考察时，发现墓碑已不在了，坟堆也已塌陷。2008年，李深云等人又去探寻，因为雨后山路泥泞，山坡陡峭爬不上去，只得半途而废。如今，更是很少有人知其下落了。

那么，曹友闻又葬在哪里呢？据《徽郡志·忠义·友闻传》中记载，曹友闻死后，其墓在今甘肃徽县栗川镇曹家沟。

曹友闻阵亡 四川腹地接连沦陷

曹友闻兄弟阵亡，南宋在蜀口地区唯一能战斗的主力部队全军覆没，四川内腹地区纷纷被蒙军铁蹄践踏。赵彦呐设置的所谓防线被蒙军摧枯拉朽般攻破，赵彦呐一路逃到夔州。成都城，迎来建城以来第一次被屠城的至暗时刻。



端平三年十月至嘉熙元年春季蒙军攻掠四川经过图。

贰

文进士出身的名将

从绍定四年（1231年）闪亮登场，到端平三年（1236年）战死沙场，曹友闻在6年中与素称“骑射无敌”的蒙军打过大约10次硬仗，其中9次是野战，仅一次为守城战，即曹友闻首次亮相的天水军城保卫战。

在战绩上，曹友闻8次获胜，一次胜负不详，一次战败。在9次野战中，他率领的大都是步兵，仅有少部分骑兵。而他对抗的蒙军，绝大部分是战斗力超强的骑兵，并且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。

这充分显示，曹友闻是一名能守能攻的优秀将领。也是南宋整个抗蒙（元）战争中，唯一一个能与蒙军骑兵打野战并经常获胜的将领。他创造的9次野战7次获胜的战绩，南宋没有任何一名将领能做到。即使在世界范围内，也难有匹敌之人。

曹友闻本是一个文人，文进士出身，在战争中锻炼了自己，转任军职，成为名将。在南宋文进士转任到将领职位的，也只有他一个人。

曹友闻是一个优秀的战略家和战将，在面对蒙军强敌压境的局势下，做出了在沔州与蒙军决战的计划，可惜没被上司赵彦呐采纳，被迫去打了一场他不愿意打和没有胜利把握的仗，导致全军覆没，并为此牺牲了生命。

曹友闻的阵亡，决定了蜀口地区沦陷甚至四川内腹地区沦陷的命运。最为关键的是，南宋从此再也没有能在野战中与蒙军骑兵对抗的将领了。

曹友闻死后，南宋朝廷追赠他为龙图阁学士、太中大夫（从四品上阶11级文散官职号），赐庙号“褒忠”以表彰其忠义，并赐谥号“毅节”。

曹友闻的两个儿子被封为承务郎（30级文散官），女婿被封为迪功郎（37级文散官）。

曹友万被迫赠为武翼大夫（22级武散官），谥号“忠节”，两个儿子被封为成忠郎（49级武散官）。

南宋朝廷为曹友闻修建的褒忠祠，位于今四川广元市朝天区的朝天岭朝天关前，明朝时重建，如今遗址尚存。

今四川西充县扶君乡黄家沟村人、明朝明光宗朱常洛的老师、侍读学士黄



曹友闻画像。(资料图片)

辉，曾经拜祭过褒忠祠，并写有《曹友闻祠》一诗：“卷地尘来可奈何，大旗风雨动关河。荒林不辨将军树，古岭空传壮士歌。深夜有人闻铁马，斜阳无事看金戈。空江萧瑟英雄泪，流入岩石怨恨多。”

元朝人刘麟瑞在《昭忠逸咏·都统曹公友闻及大安军夜战死节诸将》诗中称赞曹友闻说：“雁塔名香本一儒，执戈几度为前驱。元戎却敌世间有，教授提兵天下无。花石峡麈忠勇奋，水牛岭度死生殊。英风壮节谁能匹？千载人称大丈夫……遍身胆在存全蜀，盖世名高憎短曹。”

最后，刘麟瑞非常讽刺地写道：“当时制帅犹多计，独向深山远遁逃。”

这里的制帅，指的是赵彦呐。赵彦呐在得知曹友闻全军覆没的消息后，带领驻守蜀口地区的残余部队，竞相往四川腹地溃散。

赵彦呐先是“以羸卒退保剑门”，后来又撤往江油县（今四川江油市）。赵彦呐这时还幻想着把蒙军挡在剑门关外，把仅有的残余部队放在利州到剑门一线，派将领刘太尉守利州城，王连守剑门关。

再后来，赵彦呐见蒙军冲入四川腹地，一路向东退到夔州（今重庆市奉节县），把大片城池奉送给了蒙军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四川迎来了整个宋朝有史以来最为悲惨的时刻。

叁

蒙军逼近成都城

在端平三年秋季蒙军入侵蜀口地区的战争中，屯守在武休关的兴元戎司都统李显忠所部被蒙军击溃，撤退到大巴山、渠江一带。曹友闻全军覆没，蜀口地区的4个都统军，只剩下驻防在金州的都统和彦威的部队尚在自保。

大安军以南的整个四川，除驻扎在夔州的都统杨价所部外，其他地方已没有成建制的部队驻防。虽然各地还有一些做内务性质的士兵，但数量少，也无作战能力。

也就是说，蒙军只要突破赵彦呐部署的利州到剑门的防线，就能势如破竹，一路畅通进入四川了。

阔端部署兵力向南宋防线进攻，又命令右路军直奔成都，约定期限会师。

十月一日，阔端的先头部队将领赵阿哥潘，轻松突破利州朝天岭上的朝天关（今四川广元市朝天区北）；七日，蒙军抵达利州城，没几个回合，就攻陷城池，生擒刘太尉。

赵彦呐设置的防线，实在太脆弱了，有点出乎阔端的意料。

接着，蒙军进逼剑门关，这是赵彦呐设置的防线中最后一环。

蒙军没有强攻，而是采用夜袭战术。行军千户郝和尚拔都挑选了12名士兵组成敢死队，带着他们乘着夜色摸到关口，杀死守卫关口的宋军，打开关门，蒙军一举杀入关内，击败了王连的部队。

剑门关地势险要，扼守着入蜀的咽喉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东晋末年大臣殷仲堪说：“剑阁之隘，蜀之关键。”

这么易守难攻、对四川腹地如此重要的一个关隘，居然被13个蒙军轻松攻下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。

赵彦呐的利州到剑门关防线，至此全部告破，呈现在蒙军面前的，是摆在砧板上待宰的四川腹地各地城池。

十月十日，蒙军攻破阆州，俘获停泊在嘉陵江上的300艘船只。在阆州，蒙军兵分三路出击：

一路蒙军渡过嘉陵江向西进发，十二日攻进隆庆府（今四川剑阁县）下辖的普成县（县治在今剑阁县王河镇南），然后直扑成都；一路蒙军沿着嘉陵江南下，十三日攻入顺庆府，然后也朝成都进军；一路蒙军先后攻进新井县（县治在今四川南部县大桥镇新井村）、盐亭县（今四川盐亭县），十六日进入潼川府。

在潼川府，蒙军遇到思州知州田兴隆率领的田家军的抵抗。因寡不敌众，田兴隆几个回合就败退了。至此，四川腹地已没有重兵防守。

嘉陵江沿线城市的老百姓大多乘船从嘉陵江南下逃亡，其中被蒙军追上杀害或淹死的，有数十万人。

蒙军占领潼川府后，继续西进，到了中江县城外面，又遇到了抵抗。

在中江县城，还有一支小规模部队，由云安军（军治今重庆市云阳县）主簿兼教参佐忠胜军杨寿孙，以及何庚、安惟臣、田广泽、歹坤等将领统帅。他们与蒙军连续交战两天后，全部阵亡。

三路蒙军陆续会师，十月十七日，又攻破怀安军（军治今金堂县淮口镇洲城村）、金堂县（县治在今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），与右路军大部会合。

接下来，蒙军的进攻方向直指成都城。成都迎来建城以来第一次被屠城的至暗时刻。

封面新闻记者 黄勇